恰好的形狀

1

有過那麼一陣子，覺得自己是輕薄扁平的，像豆漿放置了一段時間，凝生於表面的薄膜，幾近透明，什麼光照了上去都能穿透；那陣子也常覺得自己是平凡而脆弱的，像從某株路樹的枝幹剝落而下的皮屑，散了滿地，在歷經日曬風燥以後變得乾柴，誰不經意地踩過，就喀擦喀擦地裂成碎片，隨後輕易地消失。

那段日子裡，我都在午時以後的夜晚返回住處，每日都是如此。每日都和不同群所謂的朋友相聚，有時候我們宣稱有目的，比如為了趕上流行，而買了一件件不那麼喜歡的衣褲，比如哪裡又開了一家新餐廳，網路上人人都說大學生必吃，比如聽誰說哪裡很好玩、哪裡又是為了不留遺憾，而一定要去的景點。而有些時候感覺我們默認，只是不想自己待著罷了，所以成群騎車入山，疾駛於蜿蜒傾斜的路，在路燈、和路燈間隔處一閃一滅，引擎聲很刺耳，像在告訴整個沉睡的樹林我們在這，像在告訴旁觀的黑夜，這種時刻，我們竟然在這；還有過幾次，一群人搖搖晃晃的行走著，醉了，在公園裡無意識地蹣跚遊蕩，我們或指著星空指著樹，或跌坐癱倒於潮濕的草地，自比浪漫主義者，像空氣一樣自由，我們瞧了瞧彼此的軀殼，大笑，笑聲很張揚，用來證明快樂。

在這種看來無慮而歡樂的時光裡，我常在天未亮的時刻醒來，驚覺身體沾滿黏稠的黑夜，裹附全身的感官知覺，在這濕膩的感覺之下，只能聽見心臟大力跳著，似陸上缺氧的魚；後來總會看見淡青的微曦透過窗戶，如一流清水，慢慢融入眼前令人窒息的黑，調出一種柔和卻又灰濛的色調，色調越變越淡，成了水的顏色，有那麼一瞬間，我成了一片平滑的水草葉片，浸泡在水族箱中，浸著，沒有流動沒有生命跡象；回過神，我卻感覺水緩慢流入體內，滯淤於胸腔。水裡只有我，沒有其他人。

事實是，很多時候，我身旁都躺了一個其它人。有些身體被稱為愛人，有些不是。每次在接近中午的時候清醒過來，我就輕輕的撫著他的身體、我的身體，然後疑惑，為什麼美麗的事物都如空殼。

這種生活很扁平，我常覺得。自己的靈魂被編織成了一張晶瑩的蜘蛛網，招蜂引蝶，虛有其表。一時忘記了靈魂的重心在何處，就滿心期待等著誤觸晶網的獵物，誰被粘黏，誰就成為新的重心。這種逃避式的解決方法，久了卻變成一種生活型態，讓我誤以為只要掏心掏肺的去愛隨便一個人，像蜘蛛吐絲那樣傾瀉自己，他就可以替代某部分的我成為重心，我也沒必要再去尋找、或驗證真正重心的位置了。但我沒想過的是，蜘蛛網的存在只是一種等待，與尋找無關，也與愛無關。誰都有可能不小心落網的，只是機率問題。

我被自己的誤解傷了好多回，卻還是自欺欺人的生活著。每次被離開，七八罐啤酒入口以後我都說沒事，沒醉，酒都代謝成眼淚了，怎麼會醉？爾後是痛徹心扉的嚎啕。那時候就是這樣的人，愛的時候竭盡全力，難過的時候也是。可我卻還沒釐清，我是為了某個誰的離去而哭，還是因為要面對這種稀薄茫然的生活而感到無助。

曾經認真地回溯那陣子的記憶，大致是平坦裸露的河床，乾枯而無潤澤，但也有幾塊尖銳的岩石霎時突出聳立，又在瞬間消失，那是很鋒利的問題，比方說存在的意義、或如何證明我們的存在等等的哲學性問題，它們都只似花火般閃現即逝。而我只覺得何時結伴夜衝、何時薄醉作樂，或何時又能找個人愛與被愛的問題，比較貼近人生。也許有些人，只有在狂歡的時候才存在。

2

又有那麼一陣子，變得只和自己相處，覺得自己也許是深不可測的個體，像一口古井，受了凍霜或烈陽而斑駁，儘管不再孕育著人群，卻還是堅定地存在著。有時認為老井盛裝了太多，而不總是給予回應，當有誰丟擲了石子，石子只會被闃黑所吞噬，寂然無語。

與其說自己是像一口古井，更多時候，反而比較像是被困在古井裡。早已忘了是什麼原因、在什麼場合，我竟然這樣一頭地栽進黑暗之中，如此輕易，如此難以預料。在那段深沉的時光中，只能抬頭而見天藍色的圓圈，圓圈以外的世界沒有顏色、沒有光；我曾向藍色的圓圈嘶聲叫喊，卻只傳來數波回音，回音逐漸消弱，似乎終於傳到某個遠方的黑點然後歸零靜默，可這都是我的猜想罷了，四周是純粹的黑暗，哪來的遠方。那時我才意識到，自己好像被遺忘在深處了。

我沒去思考過上方的藍色圓圈是什麼，不管是本質還是象徵意義。但它確實成為了那段日子裡，我想抵達的地方。

每天每天，我秉持著這種信念攀爬黑暗，朝向那圈天藍。曾有一次我靠得好近，在藍色的圓圈裡面，我看見回憶中平坦裸露的河床，卻多了清澈的水流，映著天空，淺淺蓋過碎石；藍天底下，薄薄的河水閃著粼光，很多熟識的人在粼光之上奔跑玩耍，濺起水花，水花也閃著光。所有畫面以一種不尋常的緩慢播送著，人們笑得很大力，甚至能看見笑容推出的皺紋，可是什麼都聽不見。我猜想，可能是我們之間，有道無形的牆。

不料，我在那瞬間掉回了井底，黑暗變成流沙，我越想積極向上，就越陷入向下。後來我放棄積極了，決定安安靜靜地和黑暗共生。

在共生的日子裡我變得敏感，開始害怕人群，害怕和人群吸吐相同的空氣，也害怕共享一個空間，想到我和別人的身體上竟流轉著同一道光，我就只希望能變成陰影；每天都如此膽怯的活著，時常擅自解讀話語之間空白處的比例，又粗魯地分析眼神閃爍的頻率，變得不再知道要用什麼正確的語氣給予回應，也不再明白，要於哪個恰好的時刻演出笑意。我分不清楚，是自己的某個部分就此蜷曲，甘願萎縮，還是它藏匿於那片無垠的黑暗中，任由自己被啃食，不願現身。

這種和世界的分離感，日復一日，在我身上割出傷痕，每個黑夜，每個清晨，都是。

在黑夜與清晨之間，閉眼或睜眼，總感覺在一片黑暗之外，還有個與我很相近的立體空間。我無法確定是什麼、在哪裡，只確定不在眼前卻離我很近。空間裡面有許多飄浮著的雜絮，每段雜絮似乎映著不同的影像；不知道是無意處理還是無能為力，我從來就不願意去理解那些雜絮，以及上面流動的光。之後遇見，又是另一個凌晨。

我過著一個人的生活。一個人上學，一個人吃飯，一個人走在街道上，經過人群和櫥窗；下了課就一個人回到住處，開燈或關燈，眼神凝重，卻不知道應該對焦於何處。我也偶爾記錄這種日子底下的我的陰影，但大多時候我察覺不到陰影，也許是忘了抬頭確認陽光的存在，也許是，陽光也不願意落在我身上。

時間如黑水悄然流逝而過，陰鬱而遲緩。我憶起記憶中尖銳的問題，關於存在、與不存在。忽然間，好像此時此刻的我，能夠抽絲剝繭地去看待一些事情，去對現在、和過往的我有所理解和辨別。我發覺，我和其他人的距離，加上我和自己的距離，也許是固定的；簡單地說，生活像一個平面，而人與人的聯繫就像是線，若我為了靠近誰而移動到了遠方，那麼我將因為遠離自己，而感覺陌生；可是當我不再努力迎合外界，而覺得鬱結凝重的時候，卻還是會感受到身旁的陪伴，

這是因為每個人的基準點或近或遠，如果當兩人原本就相近，即使遠離外界，也會覺得靠近。

3

若不是輕薄扁平地度日，就會是鬱結沉重地活著，自己好像只會處於對立的兩端；但改變的時候，卻不是擺盪往返地變化，而是瞬間的物極必反，像跳電那樣。

最初，我不明白，為什麼自己是個這麼不中庸的人。

有次我就坐在房裡，看地上陽光的形狀像被拉扯開來，變長、變薄，然後被黑夜化開。兩段時期的記憶，就在此時從腦後湧出，平行流向我的前方，伸手可及；我看見流得湍急的那段只有薄薄的水量，而緩行的那段顏色很深。我才知道記憶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形態，也在那時才真的體會到，記憶中的我，也有。

如果生活只是單純的距離總和，就不能解釋形態的差異了。因此我更喜歡把生活想成立體的空間，我和其他人的靈魂就確確實實的在這裡面；這樣固定的，也許就不是我們之間距離的總和，而是獨立個體的靈魂體積了；所以每當想向四面八方擴展，就像一滴油墜於湖面，擴張得好遠好廣，整個人卻變成薄薄的一層；而當收肅凝聚時，整個人便內縮而成了堅硬的一塊石子，因為過於沉重而急速下降，止於湖底。

我常想，要如何才能以恰好的形狀生活，讓我找到與世界的關聯，又能與自己好好對話。但只要我刻意塑造外觀大小，無形的自己就會開始扭曲，變得病態。有時我懷疑，恰好的形狀到底存不存在，與其把自己努力約束在一個想像的形狀中，如果接納這種過著週期生活的自己，會不會反而比較雍容自在。

我的靈魂，就在一放一收之間，有了裂痕，也參了雜質；裂痕也許癒合，而雜質和靈魂揉合，起了化學反應，一切都靜默卻必然的發生著，就像是麵包發酵一樣，以肉眼難辨的速度膨脹；我在習慣了以後，覺得生活，好像只要大口大口地呼吸，就能很自在了；所以即使我還不明白，為什麼自己是個無法中庸的人，也不想明白了，反倒覺得有些浪漫。

反正生活啊，每一刻，都是最好的形狀。